

(台湾)叶雯 著

潇洒先生



● 叶雯纯情作品

● 叶雯言情系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叶雯言情系列

潇洒先生

叶 雯 / 著

潇
洒
先
生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

3826

叶雯言情系列

1

兰生得意扬扬地拖着宽大的旅行箱，怡然自得地朝航空公司的报到柜台走去，在快接近目的地之前，他伸手到刚才匆忙之间套上的夹克内袋，拿出了护照和那份行程说明。

这是他已经策划许久，故意隐瞒了所有人的行动。自从大哥梅生和裕梅的婚期订定之后，他就了解那将是他水深火热生活的开端。因为连大哥那么铁齿的人都能改变初衷，欣然地踏进婚姻的牢笼，那么一向以待人接物较为温和有礼的他，就更有可能突然跟某些……噢，不，是某个女人看对眼而步上大哥梅生的后尘……

这是菊生在探听到家人闲聊的内容之后，半打趣半揶揄地转告兰生的消息。

“二哥，爸妈已经交代姊跟姊夫好好的帮你留意了，我看接下来就要轮到你啦！”菊生一把抢走兰生正在看的医学杂志，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是吗？反正只要我没那个心思，他们又能怎么办？难道给我下命令吗？”兰生没好气地回答他。事实上菊生不说，他自己心里也有数，最近常到家里的年轻女郎突然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而且都跟亚力或竹影牵扯得上关系。

兰生并不反对这些安排，毕竟天下父母心嘛！只是他们也太急了点吧——竟然安排这种不入流的相亲大会——在梅生婚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于家举办了个不大不小的家庭聚会，最令兰生感到哭笑不得的是，除了近亲好友之外，所邀请的宾客全都是年龄跟他不相上下的单身适婚女子。

兰生气呼呼地冲回房间生闷气，对门板上那一阵又一阵急缓不同的敲门声置之不理，直到亚力的好友，那个叫阿诺的酒保出声为止——

“阿凯啊。我看我们也别白费力气啦，人家根本不理我们。”那是阿诺粗哑的嗓音，兰生可以想像他说话时甩动脑袋后那条马尾的模样。

“唔，我看也只有这样罗！但是这回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上回我到这里收梅生跟裕梅的护照时，他要我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行程就通知他……”阿凯嘀嘀咕咕地又敲了一会儿门，才跟阿诺准备离去。

阿凯是亚力、阿诺的死党。他老小子自学校毕业之

後，一头撞进旅行社工作，至今已然是个老经验的国际领队了。正因为他几乎整年都在外头带团，所以大伙儿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只有当他偶尔想过几天“脚踏实地”的日子时，他才会安安静静的待在地面上。由于长时期处在医院那充满着生离死别的地方，他觉得有必要松弛一下自己那崩得紧张的神经，所人他顺口提了一下，希望阿凯为自己介绍些比较轻松的行程。

一想到此，他便不好意思不再开门了，尤其是当那个念头在电光石火窜进他脑海之际，他已经忙不迭地猛力拉开门，脸上堆满笑脸地将阿凯拉了进来。

“阿凯，对不起，我刚刚人在厕所里。请坐，请坐。”将阿凯硬按到床畔的躺椅上，兰生自己坐在床沿，看着阿诺好奇地打量着光洁的室内。“阿诺，你也坐嘛”。

向他指尖所对的椅子点点头，阿诺漫不经心地拉开那一层层碎花布所覆盖的书架。

“嗯，你这当医生的可真不简单，兰生，这些书你全都看过了？”阿诺面对那一架架排得满满的书，扬起眉地转向兰生。

“唔，大部分都看过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很枯燥，压力又大，所以一下了班我几乎都在看书。”兰生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阿凯身上了。

“阿凯，我上次托你的事……”他做了个手势，看到阿

诺拿了本关于诺曼第登陆的书，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之后，压低嗓门地凑向阿凯。

阿凯点点头，从他那个塞得鼓鼓的大书包中掏出一叠资料。“我找了些行程，这些都是夏威夷和东南亚，行程比较短，如果有八、九天到十七天的话，我倒建议你到南美或美国加上加拿大，只去洛矶山脉的，或者干脆到欧洲去。”

“欧洲？现在是冬天，那边冰天雪地的。”兰生翻着那些夏威夷、菲律宾、合里岛的精美图片，不以为然地回答。

“也不尽然，像我这回要带的这团，人数少而且团费便宜。自从地球的臭气层破了个大洞之后，天气越来越反常，欧洲现在都还没下雪，连当地人都觉得奇怪！”

“真的吗？这几年香港的冬天也不是太冷，临近圣诞也不用穿厚衣服。”兰生缓缓的说，接过阿凯递来的另一份资料。“你说你要带团出去？”

“是啊，其实我最喜欢在冬季去欧洲，因为不但花比较少的钱就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景，而且避开了春夏秋的旺季，游客会比较少，旅馆跟餐厅的待应生也比较能全心的为我们做服务；相较之下，冷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到处都有暖气设施。”阿凯滔滔不绝地说着，使兰生也动心了起来。“再说，这团是特别招待同业的公关团，特别便宜之

外，人数也少，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就这样，兰生留下了那些资料，在经过不到三天的考虑之后，便毫不迟疑地冲到阿凯服务的旅行社，付清了所有款项，开始期待这趟欧洲之旅。

报到柜台前排了一长列的行李，兰生东张西望地寻找阿凯，远远见他正和一个矮小的女郎交谈着。他满怀兴奋的心情向他们走过去，心已经快要飞到欧洲了。

“阿凯，我来了”。他走过去，好奇地打量着那个正要跟阿凯核对名单的女郎。

她身高不超过一六〇，长长的头发绑成的两根细黄麻花辫静静地垂在她胸前，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身上是件浅蓝色的衬衫，下摆并没有塞进合身的牛仔裤内，只是随意地露在外头，衬衫外头套了件深红色的宽大毛衣，脚上是看起来很舒适的高筒便服鞋。

最令兰生好奇的是她的态度，她从头到脚的打量了兰生几眼，然后朝航空公司的报到柜台一指。

“把行李拖去过磅。有没有行李牌？阿凯应该有给你两个红色的塑胶牌，上头有你的姓名地址，还有我们旅行社的名字。”

她冷漠地说完，又自顾自地跟阿凯说着话，对呆立一旁的兰生视若无睹。

“兰生，你先把行李牌挂好过磅，我马上过来。”阿凯

说完话，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叫住了兰生。“等等，兰生，我帮你们互相介绍一下。玛姬，这位是于兰生，就是那个医生。兰生，这位是贝玛姬，她的名字是由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MAGGY，你可以叫她的英文名字，或者是叫她小贝也行。”

兰生迎向那双礼貌而冷淡的眸子，在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以兰生耸耸肩地向她礼貌性的点点头。“贝小姐也跟我们一起吗？她也是团员之一？”

阿凯抓抓头地望着兰生，这使兰生觉得事情似乎就这么单纯，在他还没有发问之前，身畔的玛姬发出了噗哧一声笑，她朝阿凯挥挥手后，便向另一群人走过去。

“阿凯，这是怎么回事？她……贝小姐……”

阿凯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拍拍兰生的肩膀。“兰生，其实你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欧洲旅行，跟谁去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嗯，呃……”

兰生眯起眼盯着阿凯的脸。“说下去！”

“噢，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个专带美国团的同事，前几天出车祸了，可是他的团也是今天晚上要走……因为那团是我们一个很大顾客招待员工的，所以……所以……”阿凯说到后来，露出个很抱歉的表情。

“所以怎么样？”兰生仍摸不清情况，着急地追问。

“所以公司方面决定由我带美国团出去，而这团欧洲

团就交给小贝。”阿凯说完两手一摊地望着兰生。

兰生慢慢地在脑海中把阿凯所说的话，一句句地组合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跟我到欧洲去，而改由那个贝小姐带团？”

“是啊，是啊，真是很抱歉。但是小贝也是个很好的领队，她带团的资格也很老练，我想你们一定会有个很愉快的欧洲之旅。”阿凯小心翼翼地盯着兰生的表情，脸上硬挤出笑容说。

“嗯，我是无所谓啦，谁带都一样。”

“是啊，是啊，那就这样啦，你们登机的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们上去。”阿凯拉着兰生，急急地朝二楼走。

“不必麻烦了，我自己上去就成了。”

“不麻烦，不麻烦。”阿凯说着很快地朝背後挥挥手，兰生虽然感到他的行为怪异，但回过头去也没看到什么，所以便没放在心上。

坐在候机室里，兰生强迫自己将目光定在前面的杂志上。在这同一个登机门的应该都是同一班机的乘客……他又朝那个方向瞄了几眼，在看到跟自己左胸别的那个牌子一样的图案之後，他几乎要高兴得拍掌而笑了。

那是三位修长的女郎，约莫一七〇到一七五的高度，她们化妆精美的脸上有着不耐烦的表情，但平心而论，这

三位美女聚在一起，那可真是构成了幅赏心悦目的图案。

其中一个剪了清爽的短发，是那种类似女学生般的清汤挂面，但却配上张妖艳浓妆的脸蛋，此刻她正拿着小镜子，顾盼自得的对着镜子搔首弄姿。

另一个较矮了些，身形更加单薄，但也是一脸搓红抹绿，指尖夹着烟，吞云吐雾之间流露出略带风尘味的媚态，不时地甩头，让一头长且满是小卷的发丝性感地摆动着。

第三个是三人之中最矮的一位，看起来年纪也大于其他二者。典型的前凸后翘身材，穿了套几乎垂地的长裙套装，或者她自以为飘逸动人，但在别人眼中看来，却是用手指卷玩着鬓旁的发丝，这个动作若发生在年少的青春少女或童稚的小女孩身上，或许可以称之为可爱，但出现在一个鱼尾纹已经深到蚊子不小心掉进去都要担心被夹死的徐娘身上，那就失之于娇揉造作，令人恶心了。

在仔细观察过后，兰生原有的好兴致立刻消失殆尽。他懒洋洋地瘫坐在那种令人不舒服的塑胶椅上，将双手枕在脑后，开始想像现在家人们在看到他所留的纸条之后的反应。

越想越得意之际，他忍不住唇角逸出朵神秘的笑容，这使得他冷峻且有种说不出的忧郁神情有所改变，也使

得那三个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女郎们，纷纷对他多看几眼，但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兰生，根本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只是浑然不觉地沉思着。



玛姬强打起精神地在心里默默地数着自己的团员第，数着数着又因为团员们一窝蜂地冲进厕所而乱掉，她皱起眉头，气馁地坐在大幅观景窗前的花台上，无聊地打着呵欠，一面在心里咒骂着阿凯——

什么嘛，昨天才从澳洲回来，被子都还没睡暖，半夜三更就被阿凯十万火急的硬从被窝中挖起来，千请万求的拜托要我帮他带这趟欧洲团。

昨天还在正处于炎夏的澳洲大陆，今天马上要我跑到酷寒的欧洲，也真亏得我的心情好，否则老早就已经破口大骂啦！要不是看在大伙儿同事这么久了，而且他也是为帮别人，但是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他不找我去带美国团线？也罢，反正都是大冷天的，跑哪里不都是一样！

她翻阅手里的名单，正在努力地背名字，记特徵。这是她的功课，要想在这以後的行程中过得轻松愉快，这必做的功课可马虎不得。因为团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南腔北调都有，不但是团员彼此之间，即使是跟领队人员，绝大部分也都是陌生人。

也因此领队的工作也就有点类似于打杂兼公关，不仅要负责带团，有时还得身兼聆听者与保姆，更有时得扮作老师安慰想家的人或当小朋友们的义务保姆，总之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精通，即使现学现卖也得八九不离十，要不然可就难看了。

对照着名单，玛姬看着那三个打扮时髦妖娆的女郎。资料上写着她们是一家公司的公关经理，或者是业务经理之类的职务。玛姬定定地盯着她们看了一会儿，她低下头掩饰唇畔的笑意，对于这些客人资料里的大内乾坤，只要稍一深入仔细地想，马上就能弄清楚。

带团也带了五年多啦，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无邪的小丫头，形形色色的人看多了，使她能很轻而易举地做出正确的判断。

那三位女郎或许真的是所谓的公关经理或业务经理，但她们的办公室绝不会是正正经经的朝九晚五的工作环境，玛姬将那三位女郎的名字再记一下，事实上这种客人是比较好带的一种，她们安分且都有采购狂热，对领队的专业资格都能有充分的尊重。

唯一的缺点大概是她们较容易失控的到处招蜂引蝶，有不少人视参加旅行团为发展罗曼史的途迳，而搞得全团的人跟着鸡犬不宁的也大有人在。

她一抬起头就见到那三个女郎正兴奋地瞄着另一方

向，玛姬头一转过去，立刻明白她们高兴得像刚下完蛋的母鸡般咯咯笑的原因了——原来是他！刚才那个差点赶不上报到手续的男人。

翻到下一页，她很快地浏览过那短短的几行简单介绍：于兰生，三十三岁，职业外科医生，婚姻状况未婚。果然，难怪那几个女郎如此的喜形于色！

玛姬朝那个于兰生的方向瞄了几眼，不错，是长得很俊俏，再加上又是个医生，难怪还没有离港，已经引得有人两眼发光，大流口水了。她又再翻翻其他人的资料，奇怪，这次的团员竟然大部分都是老弱妇孺，单身汉只有个于兰生和另一个方俊雄，但方俊雄是陪他的寡母来的。

一般而言，旅行社在安排团员时大都会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让团员中年龄及性别做最好的分布，男女人数大致相当，年龄也不要相差太过悬殊，否则领队带团不好带，团员玩起来也不容易尽兴。

但这团的情形很奇怪，除了两个单身汉和那三位女郎是单身的之外，其他人都是一家大小的，而且都是熟识的人，或许这几个人是从别的旅行社并团过来的吧？她再次看了那三个搔首弄姿的女郎和无动于衷的于兰生几眼，然後在地勤人员的协助下，带着旅客开始登机。

但愿这次也是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在走进机舱的一瞬间，她一如往例如此的祈祷着。



“阿诺，你确定这么做好吗？”阿凯有点良心不安地对躲在柱子后头的阿诺问道。“亚力，你也来啦！”

“行了，阿凯，那三个妖姬可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去找到的美女，好不容易安排兰生跟她们一起去欧洲玩，我想，等他从欧洲回来之后，保证是急着要结婚。”亚力整整领带，带着不怀好意地说：“我丈母娘交代，无论如何都要让我的二舅子自己想结婚。”

“可是，你这么做有用吗？那三个女人……如果是我的话，我绝不会想娶回家当老婆的。”阿凯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亚力跟阿诺，喃喃地说：“那种女人，放在家里怕人家偷，放她出去又怕她勾搭别的男人。”

“没错，我二舅子那种自视甚高的人是绝不会搞不清楚情况的，我的用意只不过是要他去感慨一下，顺便清醒一下，他向来主张女人要能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所以总是眼高于顶。我要让他搞清楚，那种“在家做主妇，出外如贵妇，床上是荡妇”的女人是男人的柏拉图世界中才有的，不要太挑剔了。”亚力说到后头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觉得有效吗？”阿凯仍不太相信地瞅着他。

“试试看不就得了，反正他总是不吃亏的嘛。”

阿诺跟阿凯面面相觑地对看，而亚力则是哈哈大笑的转向闸口走去。

“我的天，他们这家人是怎么回事？”阿凯诧异道。

“我不知道，别问我，我也搞不懂。”阿诺呆呆的说着，然後跟阿凯一起尾随亚力而去。



飞机才上天没一会儿，玛姬已经昏昏欲睡了。做了这么多年的领队，她早已将自己训练得非常地能屈能伸，只要逮到一丁点儿的空档，不出几秒钟，她就能令自己立刻呼呼入睡。

“贝小姐，我想喝酒，飞机上的酒不是免费的吗？”玛姬睁开眼睛看着那个在自己面前摇晃的大饼脸，她眼角瞄到空姐已经一脸不悦地向这头走过来，她伸手掩住差点脱口而出的呵欠。“陈先生，飞机还在爬升之中，你这样起来走动是很危险的，先坐回去系好安全带好吗？”

“不会啦，我抓得很牢。我的意思是说，不喝白不喝，你赶快叫空中小姐拿瓶酒给我。”陈先生自称是家贸易公司的老板，但浑身上下却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生意人的样子。

“先生，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还没有熄，麻烦你先回座好吗？”空姐带着客气的笑容，轻轻地劝着他。

“我知道啦，贝小姐，你记得跟她说啊！”矮胖的陈先生在被带回他自己的座位之前，仍不停地向玛姬嚷道。

重重地叹了口气，玛姬向去而复返的空姐露出苦笑。

“待会儿请给他一杯酒好了，谢谢你。”

空姐明了地点点头。“你是这团的领队？”

“是啊。”玛姬尽量让自己的眉毛不要纠结在一起，有气无力地说。

“那可真要辛苦你了，祝你好运。”空姐说完朝另一个蠢蠢欲动的胖太太走过去了，玛姬转过头去一看又是自己的团员，几句呻吟憋不住地从她口里溢出来。

“祝我好运，谢谢，这是我最需要的了。”玛姬说完将外套蒙在头上，让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睡着。

由于飞现必须在曼谷暂时停留，在曼谷机场里等候的时间，玛姬倚在墙壁上打着呵欠，眼睛却测没有须臾离开络绎而出的人潮。有的团员是第一次出国，就像刘佬佬进大观园般，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东张西望之际也不管前面的人是不是自己的同路人，只顾往前走。

“林先生、陈先生，麻烦你们先等一会儿好吗？还有人没有出来，我们等他们出来了再一起走。”玛姬对几个一马当先横冲直撞的人大叫，一方面又要紧张盯着其他人。

但自诩为旅游行家的陈先生、林先生及几个成群出来玩的女郎们，根本对玛姬的叫唤听而不闻，这使得玛姬

在懊恼之余也显得有些狼狈。

其实如果他们不耐烦站在那里枯等而迫不及待地往转的机的候机室跑，玛姬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去。问题在于机场的走道四通八达，万一要是有人走散了，若还没上飞机，要找的话顶多花点时间精力；但万一要是哪位仁兄在碰到保安跟地勤人员的疏忽而搭上飞机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光是想就足以令人捏把冷汗了。

好不容易将散布在走道前後五百公尺内的旅客都集合到齐之後，玛姬举起手招呼所有的团员，向转机室走去。

将口里的口香糖用舌头顶到上颚，玛姬向那个走起路来蹒跚失神，东倒西歪的陈先生走过去。

“陈先生，你身体不舒服吗？”玛姬一边问着，手已经伸到随身背着的大包包，盲目摸索着那包急救药包了。依他刚才在飞机上那种狼吞虎咽的模样，玛姬判断他可能是吃得太饱了。

“呃……呃，没有，还要走多久啊？”在靠近陈先生十步之内，玛姬明白任何药对他可能都没太大的助益了，从他酒气熏人又大着舌头的样子来看，这家伙是喝醉而非吃坏肚子。

一面向走在前头露出茫然之色的其他人挥挥手，玛